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DAVID ADAMS RICHARDS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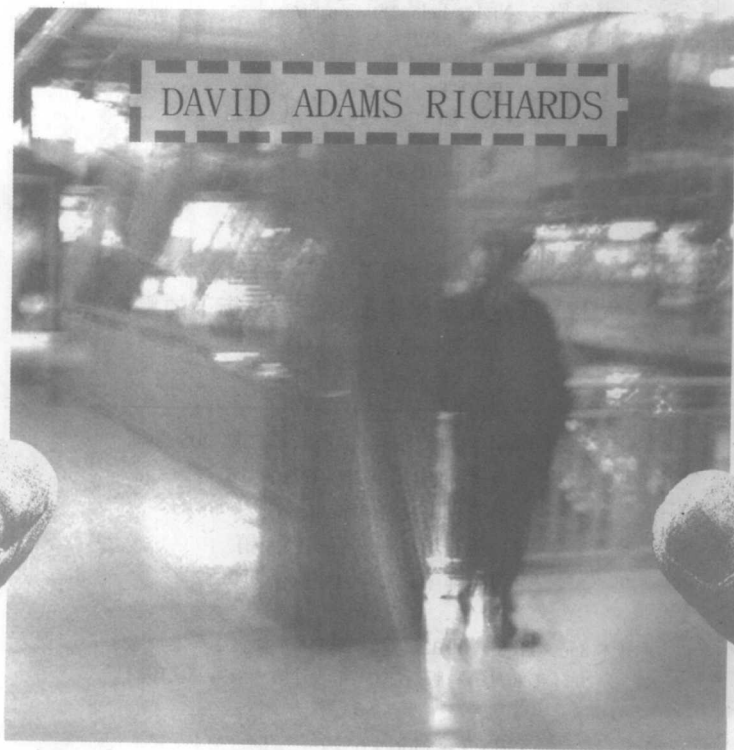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DAVID ADAMS RICHARDS

重庆出版社



David Adams Richards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本书据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7 年版译出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2004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1988 by David Adams Richar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车站街下的黑夜[I]/[加]
理查兹(Richards, D. A.)著;赵伐,刘敏,朱丽亚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赵伐,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ISBN 7-5366-6829-5

I. 车... II. ①理... ②赵... ③刘... ④朱...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592 号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部电话:023-68809494

网址:www.cq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28 千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ISBN 7-5366-6829-5/I·1214

总定价:32.00 元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

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共3本：鲁迪·威伯的家史小说《天伦之爱》、大卫·理查兹的《车站街下的黑夜》和《孩子间的仁爱》。

主编 赵 伐 张敏生

2004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正文	(1)
Acknowledgements.....	(164)

1972年的圣诞节。一棵装饰好的云杉树放在客厅的松木墙边。空气中有了夜晚的气息。他们家就在车站街，远处有家医院。

阿黛尔说她什么都没得到。午夜弥撒前她就上床睡觉了，圣诞节一大早便和父亲怄起气来，不肯拆开自己的礼物，穿着家居服，坐在楼梯上抱怨，心神不定、心烦意乱。

几年来，乔第一次在圣诞节没喝酒。但阿黛尔说，他很可能以另外的途径或另外的方式毁掉自己的努力。她等着他随时再拿起酒瓶。他是个大块头，魁梧，步子笨重。他走到街上，街道依着岩石，俯瞰河流；丽塔在楼上窗口张望，身子向后靠，像是害怕被他看见似的。他来回踱着步。一阵汽笛声从厂那边传来。

丽塔过去喜欢喝酒，但乔不喝了，她也少喝了。她同样心神不定，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喝酒了。她害怕因为自己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会引他再喝。她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只是觉得自己该做该说点什么。他最后一次喝醉时把裤子烧了，香烟燃着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阿黛尔醒来，尖叫着从浴缸提来一塑料桶的水。可她没有泼向他的裤子，而是朝他砸去，砸到他脸上。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在万圣节那天。

阿黛尔早就烦了。她想回学校去。家人送她礼物，小妹米莉





求她拆开，她却忙着涂脚趾甲，把礼物一脚踢开。

家里其他人的房间都有电话，她提醒丽塔好久了，给她装一部，但丽塔骗了她。电视也不清楚，阿黛尔大叫着跑回自己的房间。此时，甚至连收音机里的音乐也让她情绪低落。

阿黛尔在家里走进走出，对乔不理不睬，她从身边经过时，乔拿出烟点上，对她时不时地点点头。一次，他冲她点头时，她突然对他大发雷霆，说是呀她很熟悉他了，早就知道他是谁了。说完，她假笑两声，脚后跟一转，趾高气扬大步上楼去了。

拉尔夫来到阿黛尔家，给她带了礼物；他个儿很高，红头发。那年秋天，他开始跟她好上了，当时她 15 岁，已经把他的照片挂到了家里，卧室里有两张，客厅有一张，还有一张在浴室又小又黑漆都剥落的洗脸台上，这张她谁都不让碰。

他穿了双崭新的靴子站在门口。她觉得这靴子看上去新得很滑稽，不管乔或丽塔说什么，他都一本正经地点头。

拉尔夫第一次跟乔说话时（乔那时还在酗酒），阿黛尔赶紧说：“这是乔——这——我父亲——我母亲去推销安利了，好养家糊口。”乔走上前和拉尔夫握手，她转身看着。小时候，拉尔夫就听说乔·沃尔什了。他听说他的腰伤了，虽然还能称作强壮，虽然还有过人的力气，但现在也只相当过去的一半了。镇上每个人都这么跟他说。

“我们想单独呆会儿，乔——去另一间屋吧。”她说完，便走进厨房，擦起餐桌来。

“听说你父亲过世了，我很抱歉。”乔对拉尔夫说。

“是——嗯，去另一间屋，乔。”阿黛尔又说了一遍，脸红了。

乔微笑着进了另一个房间。他一走，阿黛尔就没话可说了，一句也没有，她开始盯着钟看。拉尔夫一说话，她就点头，抬头看钟，好像在说：“我的天，呆得够久了。”

几分钟后，乔拿着几张照片出来。“看，”他对拉尔夫说，“我想让你看看我在布鲁克维尔森林里的营居。”

“嗯，他不想看，”阿黛尔说，仍抬头看着钟。乔把照片递给拉尔夫，阿黛尔生气地一把抓过去，照片散落在地板上。

“你看，”她说，“哼，看你弄得——你总这样——”

她从座位上跳下来，跪在地板上。乔穿着袜子，低头看着她。她火冒三丈：“你那腰从不活动，等你半夜三更脏兮兮回来，沃利·约翰斯顿要你去抬机器，让你跟那该死的机器较劲——哈哈——哈哈——哈哈，总有一天你的腰会完蛋的。从今往后妈就得一辈子跟尿布打交道了——可你倒不用担心，你有机会玩弹子机了——反正你最近好像特别爱玩嘛。”

拉尔夫靠着厨房的水槽，眼皮垂着。

“别这么没礼貌。”乔结巴着说。

“呵，”阿黛尔气愤地说，“没礼貌——你怎么不抽我两巴掌，要不用叉子戳我屁股，像你喝醉时那样。如果不是我妈，我们早都去了福利院——早都去市区的福利办了——像吉瑟斯·弗伦其曼那样。”

“看我会不会抽你？”乔说。他很难堪，奇怪地看着拉尔夫——好像不明白拉尔夫为什么会在他家里，为什么在听他们的谈话。

“嗯——连这些照片妈也不想让你摸，弄得上面全是指印——我不管了。”她这句话是高声嚷完的。

她突然站起来，假笑着把照片递给他。她头发上别了两根发卡，都是蝴蝶形的，看上去好像是刚刚落在她头上，正要把她带走似的。

乔刚一出去，她又坐了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烟，让拉尔夫点上。

她很快地吸着，瘦削的右手剧烈地抖动。她使劲嚼着口香糖，不时瞥着另外一个房间，看他是不是又来了。





“乔是个酒鬼、蠢蛋。”她说，“很糟糕，没办法——我没提过，是吧，你看到了——很讨厌。对我来说，很讨厌。你认为有多讨厌，拉尔夫？”

“我不太清楚。”拉尔夫说。

“这地方真他妈的讨厌，”阿黛尔说，嘴巴突然不自然地扭曲了，“我不是那种爱骂脏话的女孩。”

她笑了，掐灭了香烟，睫毛飞快地眨了眨，好像黏住了似的。

眼下，阿黛尔正领着拉尔夫参观她家。从厨房到客厅，她拉着他的手，忿忿地看着每个人，尤其是小妹米莉，拉尔夫一进门，米莉就跑到他身边——对新来他们家的每一个人，她都是这样。

过了会儿，拉尔夫起身要走，阿黛尔陪他到门口，她的头发用很小的网套着，趿着拖鞋，依然带着逆反的表情盯着所有人。她的眼睛又大又蓝。不知为何，他在这儿时，她的那双眼睛总在失望地看着每个人。

她妈妈一直呆在厨房，怕碍着她。

可拉尔夫的靴子让阿黛尔火冒三丈。她母亲干吗没想到把靴子从门廊外拿进去？她埋怨丽塔，就是因为是拉尔夫的靴子才留在门廊外的，如果是别人的，早给拿进暖和的屋里了。拉尔夫在时她装出的那副大人样全没了，她咆哮着冲回房间，顺便还在米莉头上敲了一下。

丽塔叫拉尔夫明天再来，叫阿黛尔不要打米莉，米莉冲过去咬阿黛尔的腿时，她又朝她大吼。

拉尔夫走了，站在人行道上回头望着他们，其实那是雪堤上的一条小路，让雪盖住了一半。他站着，雪花落在他的红头发上。

“我不管，”阿黛尔大叫着，“在这个家里，我生下来就没朋友，谁为我做过啥——谁关心过我？”

节礼日^①那天，阿黛尔穿着紧身衣四处转悠，丽塔不得不十几次叮嘱她把衣服穿好，过会儿拉尔夫就接她去他家吃午饭了，她不该这么半裸着走来走去。丽塔站在水槽边，垂着胳膊，洗衣机在一旁又开始轰隆转着。

拉尔夫来了，她给他看礼物，指着每一件说：

“这些没一个能比得上我去年收到的礼物。”或者说，“这是迈拉送给我的——她是很费心了，可从没买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她离婚了，就在隔壁住。”

阿黛尔让拉尔夫看礼物时，乔进来站了会儿，在一旁看着他们。

“乔以前送给我好多，不过没放在这儿。”阿黛尔说。

乔走路要用拐杖，因为腿，或是因为腰。谁知道到底是因为啥。大家只知道他有哪儿不对，但没发现到底是哪儿。而且今天，他也不肯承认腿痛。他还去嗜酒者互诚协会^②领了第一张卡——每月一张卡——他连丽塔也没告诉，他要出去。所以家里没人明白这个圣诞节他为什么不喝酒了，大家忐忑不安，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辆出租车开到门前，拉来一车酒。

乔总是想尽力给阿黛尔买最好的礼物，可是好像一直都没足够的钱。今年他也想送点什么特别的，可一到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只有15块钱。

她领着拉尔夫在圣诞树前转了转，给他看她挂在上面的灯泡。

她边转边说：“米莉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上面——弄得一团糟——他们劝我把这挂起来，就这个地方。我喜欢放高点儿。”

“谁把这放这儿的？”拉尔夫问。

“他呗。”阿黛尔回答。

①节礼日为圣诞节次日。是日，雇主应送礼物给雇员。

②北美的一种帮助嗜酒者戒酒的组织。





“他是谁？”

“还能有谁？”

“你是说你爸？”

“当然是他。他放的。”阿黛尔说。她停顿了一下，用鼻子喷了喷气，嘴唇像粉笔画的线一样细。

“他——他放的！”

有时候她放学回家很晚，进了屋，像个幽灵——在家里这已经成了她的标志——丽塔会等着她，接着就是为了什么的一番争吵。你去哪儿了？你和谁在一块儿？上帝啊，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有家要回啊。你知道几点了？但愿你不要吸毒哇！阿黛尔回过神来之后会傲慢地一口气回答：没去哪儿，没和谁在一起，我是阿黛尔，家是个猪圈。现在是大西洋时间，没有吸毒。接着，丽塔会拿起扫帚把她赶进她的房间。

接下来，她会隔着门对丽塔说，她不在乎，这没用，生活就是悲惨的，用不了多久世界就完了。所以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世界不会马上就完的——我希望你最好先打扫一下你的房间，收拾好你那些长裤和短裤。”

“世界马上会完的，”阿黛尔尖叫着说，“谁在乎？”

她们争吵时，邻居迈拉经常到他们家来。她吸着烟，头发略带金黄色，她一般先谈谈迈克，她的前夫。有时她和丽塔也会争吵，然后大约一个月不露面，然后在冬天的某个晚上，她又会再来——让她儿子拜伦先过来，三四分钟后她再来，脸冻得有点红，穿着白色的家居长裤，还有侧面带拉链的黑靴子。

迈拉总是站在阿黛尔一边——为了表明她比丽塔更理解十几岁的孩子。

于是，丽塔常感到寡不敌众，阿黛尔常觉得她在家里的地位增高了，她装模作样晃着肩膀走来走去，告诉丽塔说她就等着拉

尔夫来，然后他们会坐上大众汽车去卡尔加里——那是她梦想的地方。

“今天过得怎样啊？”迈拉问阿黛尔，和丽塔保持着距离。阿黛尔缩在角落里沮丧地盯着手指甲，好像在很费劲地抵挡咬它们的诱惑。湿润的雪落在窗户上，化了。

“一点都不好。”她抽着鼻子说。

“烦了，亲爱的？”

“很闷，总这样。”她会说，“妈总去别人家清扫地毯——”

“我知道，”迈拉说，“但你妈得养家糊口啊。”迈拉身上有股发水和薄荷油的味道，她笑的时候，假牙让她的脸有点歪。

阿黛尔会在连裤袜上磨着指甲。她的腿很白，擦伤了，头发上有股冬日阳光的气味。

“嗯，她有了男朋友，我想应该和这个有点关系。”丽塔说，看着她俩，想笑笑。

“哦，妈，你对什么都糊涂吗？我没说男朋友——我当然没说拉尔夫，拉尔夫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我不会在这个家里再谈他。我烦得很——而且，”她大声嚷嚷，“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垃圾和制造污染的厂子！”

接下来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而且，”阿黛尔故意傻笑着，“每次我回家总是有事，爸总是在外边，一群小毛孩总是抱着你的腿。总会有什么事——迈拉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他妈的尽快离开这里，开始自己的生活，没这帮孩子，没那个碰见谁就结巴得让一家人丢尽了脸的爸。他结巴得就像是在见什么议员讨份工作似的。”

阿黛尔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看着迈拉，迈拉还是坚持和丽塔保持着距离。阿黛尔坐在地板上，周围的人都在替她操心。对她来说，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周围的人都觉得她挺特别，他们也喜欢对她的事大惊小怪。她还觉得虽然乔说话结结巴巴，





却总爱管着她。只要大家为了她的事大惊小怪，她就觉得自己很特别——至少迈拉在的时候是这样。

“还有，”阿黛尔最后说，“迈拉，你有许多朋友，妈一个也没有——我一遍遍地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

有时，乔从市区回来，口袋里装满了从失业办公室领的申请表。

在下雪天，他常坐下来填表，米莉常坐在旁边，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阿黛尔时不时地走过来说：“米莉，打个滚装死。好啊，再滚过去，对，坐起来——好，说话，不是真说话——是把爪子举起来。好，现在抓跳蚤，踢后腿。”

玩烦了之后，她会去翻冰箱，找出些东西放在桌上。她时不时疑惑地看着父亲，似乎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乔不太会写字，所以经常全用大写字母。

“A 是啥意思，乔？”阿黛尔一边切一小块苹果嚼着，一边问道。雪落在外边的油桶上。

“黛儿，A 代表安格斯，我的中名。”

“哈，听起来有点蠢；锅炉修理工——是干吗的？”

“那是我——”

“嗯？”

“这样的，”乔几乎是在辩解，“我在矿上时做过技工，在森林里干过，在海军做过潜水员——所以我想我不只是个锅炉修理工——但得在表里填上。”

“很糟糕的工作，是吗？”

“不，黛儿，不糟糕——如果得到这工作的话，一年就有18000块。”

“那你不会得到的。”

乔耸耸肩，膀子垂了下去，红棕色的头发脱了许多。黑色的厚裤子耷拉在没系鞋带的工作靴上。

有时阿黛尔放学后会去市区。她抱着书，帽子盖过耳朵，她会看到他走进失业办公室，或从那儿出来。脏雪把街弄得很湿，她走过时男孩子们就叫她的名字。每次在市区看到乔，她就害怕他会喝醉，就假装没认出他来。

一天，她看到他正和维尔·迈克利奥德说话。乔在说着什么，维尔站在那儿，怀里抱了些杂货，眼睛看着一边。乔的口袋里有铅笔、钢笔和击彩盘^①的彩票。他的衬衫敞着，胸毛在风里露着。阿黛尔正在等鲁比和詹妮特，于是她跑进泽勒商店，站在外套衣架后边，不让乔看到她。

去年冬天，乔想法找了些焊接的活，有两三次带着灼伤的眼睛回家。每当这时，他一回家就躺到沙发上，丽塔把茶叶袋放在他眼睛上。他的脸很宽，颧骨很高，连鬓胡子从面颊中间分开。他有时也留胡子。

他躺着，眼皮上放着茶叶袋，时不时拿下来，眨眨眼说：

“我还是看不见——你是谁？”

“特拉。”

“特拉——你好吗，亲爱的？”

“很好——你干吗把茶叶袋放眼睛上，乔？”

“因为我瞎了。”

他躺在沙发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两个茶叶袋鼓在他的眼窝上，丽塔拿来一只盛着水的杯子，往茶叶袋上浇点水，保持湿润。

他躺在那儿，茶叶袋放在眼睛上，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白天，家里总敞着门。住得远的孩子总把这儿当做上学放学路上一个休息的地方。人们进来站站，聊聊。丽塔帮别人带孩

①一种博彩的方式。





子，一次抱两个以上孩子是常见的事。那些孩子是下游斯凯镇上的，或是上游车站街上的，一天到晚在家里所有的门口穿进穿出。常能看见三四个男孩围着被阳光照射的金属厨台等着父母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依然穿着外套和靴子，在等米莉，或更多时候是在和丽塔聊天。丽塔整天都在屋里忙乎，衣衫凌乱，抱起孩子，顺手放到别的什么地方，抽着烟，跟他们说话时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米莉，擦擦你的鼻涕——擦擦，好——擤，擤，别太使劲，否则你会一辈子走路不稳，耳朵变聋的。”

“拜伦，伊万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得了一分——好，我把它记下来。”她走到厨房，从抽屉里拿出做记录的本子。“好，一分和两次帮助别人。去年这个时候——我看看。”

“去年这个时候我得了14分。”拜伦晃着胳膊说。拜伦是迈拉的儿子。他要是和丽塔说话，总用空手道的劈砍姿势赶跑比他小的孩子，或用短胖的手捏别人的脸，想让他们嘴唇看起来像鱼嘴一样。

在家里，拜伦有自己的娱乐天地，他养了5箱热带鱼。有时如果有小孩子要看他喂蛇，他就收门票。夏天，有时周末迈拉会出去玩，就让他自己去丽塔家。她会在桌台上留20块零花钱。她家的房车在小巷尽头，他坐在那里的吊床上可以看到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会在吊床上消磨时间，很无聊地吃着冰淇淋。小伙伴们围着他，看着冰淇淋慢慢地消失。他会让米莉跑回家给他做番茄酱调味三明治，然后让伊万吃三明治的面包皮，如果不吃的话，就不许呆在他家院子里。

伊万会走，他一走拜伦就更生气。他伸伸懒腰，像茧里的甲虫，面包屑掉在吊床上。有时米莉说，既然是游戏，如果他愿意，她可以把面包屑吃掉，可拜伦盯着她，不让阳光照着他的眼睛，说他才不在乎她吃什么。

接着，丽塔过来照看他们。镇上的人都把孩子托给她。有5个孩子坐在沙发上大声喊叫，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在睡觉，丽塔把袜子和内衣搭在肩上，端起要洗的衣服，下巴搁在衣服堆上，跨过两三个坐在厨房地板上的孩子，把衣服抱到地下室门口。她吃力地去端另一堆衣服时，还得把爬上桌子的孩子一个个地抱下来，她不停地对他们大叫，告诉他们别把胳膊伸到马桶里。

“不，你别这样做——要不记红记号了，看。”她举着小本子说。

有时乔因为腰不好卧床在家，她还得留意着他。

“该死的，乔，你不能起床！”

“我得去看看伯克夫人的锅炉——”

“如果你起来——我就打你那该死的头。”

有些时间，丽塔穿着黑色家居裤，裤子的拉链坏了，她用一个大白色的大别针别着。她衬衫上掉了几个纽扣，头发梳成马尾绑在脑后。她乳房丰满，相对身体而言，显得过大。

她是在河下游长大的。毕业后有段时间去了师范学院——但没拿到证书就离开了。那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前的秋天她结了婚，从那时起她就为其他人做家务或者照看孩子。

不照看孩子的时候，她有时会出去给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或者河畔的其他两三个女人打扫房间。

2

迈拉做了能做的一切，为了让拜伦不要提起去和父亲一起生活，她开始贿赂他。早晨做牛奶冰淇淋和奶油巧克力，让他带

